

竹本空心葉自愁

——
近体诗词习作得录

段维
著



武汉大学出版社
WUHAN UNIVERSITY PRESS

竹太空心叶自愁

—— 近体诗词习作习得录

段 维 著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0年·武汉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竹太空心叶自愁——近体诗词习作习得录 / 段维 著.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0.12
ISBN 978—7—307—08266—3

I. ①竹… II. ①段… III. ①诗词—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 I 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01919号

责任编辑: 陈君良	责任校对: 张 钟	封面设计: 罗明波
版式设计: 瑛子工作室	封面题签: 余斯大	治 印: 彭水成

出版发行: 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箱: cbs22@whu.edu.cn 网址: www.wdp.com.cn)

印刷: 湖北恒泰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10×1000 1/16

印张: 22 字数: 300 千字

版次: 2010年12月第1版

印次: 2010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307—08266—3

定价: 58.00 元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凡购买我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结束铅华归少作，屏除丝竹入中年^{*}

——读《竹太空心叶自愁》有感

章开沅

我与段维共事已久，但过去读他的诗词不多，主要是通过校报文艺副刊偶尔得见其新作。不知为什么，我一见就很喜欢，觉得比较合自己口味。其实，我根本不会写旧体诗，偶尔有感而发来几句打油，也是荒腔走调，不合格律。不过作为外行，我倒确实从小便生活在旧诗词的海洋中。母亲早年多病，经常卧榻教我《唐诗三百首》作为消遣。读中学以后，旧式语文课本中唐诗、宋词、元曲占很大比重，老师常怀着深情在课堂上反复吟诵，抑扬顿挫，感染甚深。所以，我多少还有点对于旧诗词的爱好。

为什么段维的近体诗词能够吸引我的注意？我先前自己也说不清楚，主要是对他的作品接触很少，因此对作者及其作品的认识仅停留于印象层面。及至看过他最近准备出版的结集《竹太空心叶自愁——近体诗词习作习得录》，这才增进了对于其人其诗的理解。我想起王国维先生《人间词话》曾经说过：“大家之作，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辞脱口而出无一矫揉装束之态，以其所见者真，所知者深也。持此以衡古今之作者，百不失一。”段维诗词的好处，正在于真率与深沉，直抒胸臆，全无矫揉；虽然现在还不能完全做到“所见者真，所知者深”，至少正在朝这个大方向努力，而且已经逐步形成自己的风格。

^{*} 黄仲则《绮怀》。

最近几年，段维痴迷诗词习作，才思泉涌，下笔有神，佳作佳句，传诵甚广。他生活在诗歌之中，并且以诗歌咏唱全部生活。举凡世事国情、社会百态、山川名胜、个人感遇、亲友情谊，乃至花鸟虫鱼、农事工艺，几乎无时、无处、无事、无物，不可以诗词抒情状物、钩玄探奇，堪称清词丽句，美不胜收。

其中，我特别喜欢“民生即景”（组诗十首），其对卖烧饼、捡破烂、清洁工、修鞋匠、弹花匠等下层劳苦人民的深情关切，颇有老杜“三吏”、“三别”遗风。如《破烂王》：“也占山头也立王，千人千面各阴阳。幽深府第防狗咬，咫尺故交遮脸藏。夜卧檐廊避寒露，日搜里巷抵南墙。诸君莫鄙拾荒客，生态城乡业未央。”最后两句画龙点睛，伸张人间正气，尽显时代精神。又如《弹花匠》：“一弹旧絮与新棉，扣动心声万丈弦。太息弓鸣无箭镞，且看槌落涌云烟。人间冻馁多交迫，身世卑微犹挂牵。织就温柔乡里梦，自家困厄有谁怜？”真如王国维所言，其辞脱口而出，全无矫揉而真率深切。

作者之所以达到如此境界，不仅得力于诗词写作修养，恐怕更重要的是对于劳苦群众的深切理解。作者出身农民家庭，对劳作、生活的困苦自幼即有亲身感受，又长期保存着浓郁的乡土情愫，他的心与讴歌对象的心息息相通，因此才能设身处地，尽显劳苦大众内心深处的悲苦与期盼。如《擦鞋妇》的“最忧儿女无书砚，端的堪怜慈母心！”《剃头匠》的“城乡渐失用武地，未必残年还改行？”都是发自作者内心的自然咏叹，绝非城市浮华文匠所能抒发。

诗词尤现作者风骨。“浮世感怀”（组诗八首）中，如《欢颜强作与谁看》、《物理人伦论未休》、《为人何必学逢迎》、《世态翻云还覆雨》，均可作为警世良言。其他还有《为某官员题照》、《邓玉娇刺死官员案》、《通钢事件》、《钓鱼执法》、《大学之叹》（二首）等，都表现出作者对于社会公平正义的追求与对贪腐黑暗的谴责。作者长期在大学工作，因此对大学的道德沉沦更感悲愤。《悄然变脸》云：“大学如今巧换妆，大

楼节节射天狼。大师何处传衣钵，大款登台论老庄。”《高层贪腐》云：“昔日乌纱今日枷，只缘欲壑渐无涯。伤怀莫上层楼望，不独隋堤有暮鸦。”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诗歌亦可作为武器，在教学改革进入攻关的今天，诗人自然难以沉默。

诗词集佳胜之处甚多，难以一一缕述。作者正值鼎盛年华，期望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有更多优秀作品问世。同时，此书不仅结集自作，而且还附有自己的习作经验和相应摄影作品，这也是一种勇于创新的可贵尝试。深信这本诗词集的出版，必将吸引更多读者对于近体诗词的兴趣，推进近体诗词在新时代的发展与繁荣。

庚寅暮春于桂子山麓

段维诗集序

王先霈

得以在正式出版之前阅读这本诗词集的书稿，收获到很多意外的愉悦。

为什么说是意外呢？这要从我和本书作者段维的交往说起。段维一九八六年从华中师范大学政治教育系毕业进入出版社，至今已有二十五个年头，其间我曾和他共事三年半，那是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我所了解并且曾经熟知的段维，是一位恪尽职守的编辑。在出版社做编辑，要面对两个方面的规范，第一是书稿方面的，第二是出版流程方面的。书稿规范有学术内容的规范、出版技术的规范以及政治的规范。流程方面的，从总编室收稿登记到最后总编辑签发付印，中间有若干的反复，每一步都要遵循程序。段维在这两方面，总是依章办事，循规蹈矩，他所经手的选题，让人可以放心。与此同时，他却又是一位业余诗人。诗人应该是心不为形所役，任情适性，个性张扬，天马行空。作为严谨的职业编辑的段维，成为流连于审美王国的业余诗人，这就让我颇为意外了。

我很早就听说段维爱好文学。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前期的桂子山，学生中间文学气氛甚浓，有很多文学爱好者群体，是不同专业学生的自由组合。据我所知，那是一些很纯粹的缪斯的仰慕者，心里激荡着青春的热烈情愫，而罕有世俗功利的企望。这些人各自另有本行专业，直到今天，许多人各有所成，但好像还未见有以文学写作为第一本职的。就是在那前后，段维公开发表了小说和报告文学作品。

诗人有职业诗人和业余诗人之分，对两者是否要做高下优劣的判断呢？我以为不必，也不能。我这里不去比较两者的艺术水准和影响力，我要说的是文学写作行为与创作主体的关

系——职业诗人是为别人、为社会而写作，业余诗人是为自己而写作。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区别，我们的文学理论在很长时间里对后者是有意地忽视了，并且曾加以贬抑。其实，为自己的文学写作，有着久远的渊源和广阔的未来。从发生学上看，最初的文学都是为已的文学，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都是因了内在的冲动发而为诗。在那烽烟四起、兵连祸结的动荡年代，为人生、为社会的文学引导民众救亡图存，成为民族灵魂的一部分。而在河静海晏、和平发展的时期，文学成为许多普通人人生的一个部分，黄发垂髫纷纷自吟自唱，乃是盛世景象。一九八三年，我在昆明翠湖公园旁观到对歌活动，从几十上百里之外赶来数百成千的乡民，在那里单对单、群对群地对歌。没有人组织，更没有人给他们酬劳，他们带上干粮，自己掏钱买车票，赶来对歌，乐在其中，乐而忘返。“山歌本是古人留，留给后人解忧愁。一天不把歌来唱，少年英雄白了头。”陕西的牧羊汉子唱信天游，宜昌山里的农夫唱五句子，也是同样的性质。孔子说，“游于艺”，朱熹的解释是“游者，玩物适情之谓”；李泽厚说，“亦是一种‘为科学而科学，为艺术而艺术’的快乐也”。这种文学，无疑是不带功利性的很纯粹的文学。俞平伯一九二二年给他的老师周作人的信里有几句话：“我底大意是，以为文学是人生底（of life），不是为人生底（for life）。文学不该为什么，一有所为，便非文学了。”这只是诸多文学观念之一种，然而颇堪玩味。俞平伯的诗歌和散文，至今为许多读者所喜爱，依然葆有比当年他人那些占尽风头的作品更强的生命力，这和他所持的文学观有着不可分的关系。

段维的诗歌写作，我觉得可以归属于“of life”这一范围。写诗，是在本职之外的一种调剂和休息。这样的调剂和休息不同于打麻将，也不同于睡懒觉，它是如席勒所说“从一种强制的状态转到对我们来说是自然的状态”，即“以各种方式表现我们的人性的无限可能性以及以同样的自由处理我们的力量”的状态，“经过能力单方面发展之后，我们个人作为自然的整体得到恢复”的状态。

“不为什么”，只是说写作没有个人功利的计较，无关乎职称、职位、稿酬、名声，其写作内容并非就是风花雪月，更不等于无病呻吟。这本诗词集开头部分的“民生即景”，流露出“穷年忧黎元”的真情实感；童年生活回忆的《打柴记》，怀念慈母的《清明祭》，皆具有很大的情感冲击力；诗集中有不少对社会现象的观察，对恶的针砭和对善的褒赞。

写诗既然是为了从强制状态转到自然状态，为什么不选择自由诗体，而要选择有诸多限制的律诗、绝句和词呢？这是一个颇有兴味的问题。休息有两种，一种是全然的安静，无所思亦无所动，另一种是精神能力的自如发挥。前一种是消极的休息，后一种才是积极的休息。歌德说过：“在限制中才显身手，只有法则能给我们自由。”写诗倘使对于句式、韵律不做任何要求，写作固然轻松方便，但也就没有了在困难中突破的快乐。写出符合格律而又精巧的诗句，那种成就感是对诗人最好的酬报。

作者在“后记”里说，他是把写诗填词作为自娱的工具；又说，依据丰子恺划分的人的生活的三个层次：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灵魂生活，写诗可以上二楼小憩，抑或可“偷窥”一下第三层楼。他的这个态度我十分地赞赏，因此写了上面一些话，表示我的共鸣。

至于书中的佳篇妙句，抑或某些还可以推敲商讨之处，如有机会不妨把酒絮谈，就不在此烦言了。

二〇一〇年四月二十九日于桂子山北区

序段维的诗

熊召政

我的老家英山县，地处鄂省之最东，乃大别山腹心之地，大别山主峰天堂寨在其境内。以地理而论，多峰谷而少平畴。诚如清代大戏剧家李渔《英山道上》诗中所言：“处处水从千涧落，家家人在数峰间。”千轴云烟，一境溪山，美则美矣，然绝非开风气之先的地方。

但是，比之藻饰时代先声夺人的通邑大都，吾乡于自甘淡泊的境界中，亦有可资夸耀之处，这便是旧体诗词写作的普及。无论勤于稼穡的村夫野老，还是案牍劳形的公门中人，大都以吟诗作赋为乐事，城乡人家，或贺婚、或祝寿、或起楼、或悼亡，前往祝福或吊唁之人，于饷礼之外，少不了奉上自撰的诗词或联语，而当事人家，也高高兴兴地集腋成裘，编成一册分送亲友以资纪念。

段维与我同为英山人，且都是从那一片穷乡僻壤中走入都市的文人。大别山腹地的翠雨樵风、林泉云石，毫无疑问，成为滋养我们且终生受用的天籁。

我与段维相识二十余年，惟知道他在大学里从事教授与编辑之职，为人方直其表，缱绻其心。直到近几年，才知道他勤于旧体诗词的写作。事实上，他的择韵探珠的行脚生涯，却是在四年前开始的。

诗词之于唐宋，是表现生活的最好的文学样式，自元之杂剧、明之话本相继出现之后，诗词便退出舞台中心，而成为文人们抒发性情的秘器了。上世纪二十年代以降，新诗大行于天

下，旧体诗词一度成为文学的化石。直到本世纪初，这一种差不多被遗忘的文学样式又重新风行于域内。其写作的人群，也从“遗老”阶层逐渐蔓延至中青年中。段维的加入，固然有乡风的滋润，也是顺应了这种回归传统的潮流。

作为大学教授的段维，虽然所学所教均为政治法律，但学生时代的文学情结一直“潜伏”至今，加之乡风家学熏陶，所以，一入写诗之列，便出手不凡。今人之旧体诗词的写作，弊病有三：一、应景之作多，空洞无物；二、以事理入诗，缺乏灵动；三、题材狭窄，少有开拓。从段维收入此集的近三百首诗词来看，他在一开头就注意到了这些问题。读他的诗，真有“八面出击，处处玲珑”之感。

首先，段维的诗词取材丰富，当前发生的种种大事，在他的诗中皆有涉猎。如《邓玉娇刺死官员案》、《汶川地震周年祭及H1N1横行》、《通钢事件》、《钓鱼执法》、《地沟油现象》、《有感于时下男儿“伪娘”化趋向》、《临江仙·武汉交通现状》等等，单读这些题目，便知段维有针砭时弊的追求。

以时事入诗，如杜甫之“三吏”、“三别”，立此存照，让后人可以从诗中触摸到时弊。但若要写好，诚非易事。段维此类诗，大致水平皆可入读。我这么说，并不是一个贬损的评价。能够入读，就是很难很难的事了。同为杜甫，他的“三吏”、“三别”比之《秋兴八首》、《咏怀古迹五首》，其艺术上的成就，就要差老大一截了。

比之时事诗，我更喜欢段维的乡土诗与借景生情的咏怀诗，他的《故乡纪事》、《浮世感怀》等组诗，以及《西江月·“农家乐”》、《江城子·农家橘园》等词章，都写得极有韵致。在这些诗词中，或以俗语入诗：

随缘应势好抓阄（《浮世感怀之二》）

和为贵说是真经（《浮世感怀之四》）

僧多粥少排先后，燕瘦环肥无弱强。（《浮世感怀之八》）
口语化又不失诗意，于调侃中造出诗境，手段已是老到。再如《故乡纪事》组诗，于朴实中见华丽，平淡中见奇崛，可称妙品。如：

冻伤脸颊葡萄紫，粪饼干烧旭日红。（《放牛娃》）

湖中鹅白层云厚，藤上瓜红落日圆。（《秋收图》）

这样的句子，即便放在唐诗中，也毫不逊色。

另如借景抒情的诗，亦见独特领悟：

莫道飞虹多角斗，人心未必逊橡梁。（《婺源廊桥》）

多情欲问非耶是，举目青山正坐禅。（《龙脊梯田摄影》）

这种诗句，用玩玉者的话说，叫“开眼货”，是值得珍藏的。

段维的诗，从我个人来看，律诗好过绝句。这两样写法不一样，律诗如同小说，讲求结构；绝句如同散文，讲求性灵，前者雄浑，后者流畅。段维集中有这样一首七绝：

相约桃花心化蝶，桃花梦滞足和头。

疑春暗结桃花怨，欲遣桃花改作秋。

（《连续两年春欲拍摄孝感杨店桃花未果》）

一线贯珠，奇思异想，这便是绝句的正品。希望段维今后多写出这样的诗来。

读段维的诗，可读乡情、亲情、友情、世情、心情，其真实感处处可见。这集中还有一种值得品读之处，便是点缀于诗篇之间的数十则“诗话”，其中既有诗词常识，也有作者学诗的心得及见解，从中可以看出作者习诗的刻苦精神以及步入堂奥的秘诀。

吾乡诗人既多，但像段维这样的“学院派”，却是少之又少了。期望他在觅诗的途中“既散魂而荡魂，迷不知终其所止”。

二〇一〇年七月十日雨中

目 录

结束铅华归少作，屏除丝竹入中年	章开沅
段维诗集序	王先霈
序段维的诗	熊召政

竹 太 空 心 叶 自 愁

ZU TAI KONG XIN YE ZI CHOU

诗
部

七 律

民生即景（组诗十首）	(3)
烧饼歌	(3)
破烂王	(4)
擦鞋妇	(5)
卖煤汉（新韵）	(5)
剃头匠	(6)
馒头曲	(7)
修鞋匠（新韵）	(7)

豆花西施	(8)
马路清洁工	(8)
弹花匠	(9)
浮世感怀 (组诗八首)	(10)
欢颜强作与谁看	(10)
欲忘俗念砚头立	(11)
彼时才去心头结	(11)
和为贵说是真经 (新韵)	(12)
物理人伦论未休	(12)
为人何必学逢迎	(13)
也曾倚剑云天外	(13)
世态翻云还覆雨	(14)
故乡纪事 (组诗十首)	(15)
故园春	(15)
秋收图	(16)
说书人	(16)
放鸭人	(17)
夜捕记	(18)
榨油坊	(19)
养蚕女 (新韵)	(19)
铁匠铺 (新韵)	(20)
放牛娃	(21)
打柴记	(23)
登大别山主峰天堂寨	(24)
秋游	(25)

步韵和博友闲邀五柳（新韵）	(26)
国庆中秋之际游鄂州梁子岛	(27)
中年自况	(28)
乡村重阳节	(28)
为某官员题照	(29)
辞别难	(29)
解甲归田	(30)
悼郭席四同学	(31)
春游漓江	(32)
春惑	(33)
百家讲坛	(34)
出家（小律）	(35)
清明祭	(36)
次韵戏和博友渔唱起三更	(37)
为恢复高考三十周年而作	(38)
同题（叠前韵）	(38)
偶览安忆如《人生若只如初见》	(39)
纳木错（排律）	(40)
宿黄梅四祖寺	(41)
黄梅四祖寺问禅于明基法师	(42)
贺父亲七十大寿	(44)
《集结号》观感（二首）	(45)
集结号	(45)
谷子地	(45)
忆去岁秋游孝感观音湖兼习摄影	(46)
藏羚羊	(47)
郁金香	(48)
婺源廊桥	(49)

寄挚友	(50)
汶川大地震	(50)
母与女	(51)
登滕王阁感赋	(52)
致杜丽	(52)
雾锁三清山	(53)
父亲	(55)
福建洪坑圆形土楼	(56)
龙脊梯田摄影	(57)
汶川地震周年祭及 H1N1 横行	(59)
王先需先生七秩寿辰	(60)
邓玉娇刺死官员案	(61)
通钢事件	(62)
无题 (二首)	(64)
忆英山龙潭河谷之行	(65)
钓鱼执法	(66)
忆二爹	(67)
舂米	(68)
磨粉 (用前韵)	(69)
车水 (依前韵)	(69)
痛感美国近日对台军售	(70)
观亚足赛中国三比零终结恐韩症有感	(71)
好友举家相约于深圳过年	(72)
寄凌云兄	(72)
数日头晕目眩而病因不明 (排律)	(73)
写在张老舜徽诞辰一百周年前夕	(74)
种稻三部曲	(76)
扯秧	(76)

插秧（叠前韵）.....	(76)
薅秧（用前韵）.....	(77)
地沟油现象	(78)
寄语同仁并示谢	(78)
读史	(79)
夜煎中药	(79)
寄方熠兄	(80)
寄友人	(81)
见说重修黎元洪墓前往拜谒	(82)
寄吕涛兄	(83)
应友人之邀参观鄂州千秀谷农庄	(84)
无题	(84)
寄旺胜兄并嘱保重身体	(85)
拜金女	(86)

五 律

夜读戏题	(87)
磨山樱园	(88)
盆栽兰草	(89)
采茶女	(89)
落花	(90)
雪	(90)
雪阻归程	(91)
卖花女	(91)
五祖寺	(92)
端午登河南石人山	(93)